

旦场

■ 赵海波

在五指山的热带雨林深处，沿着潺潺溪流一路前行，溪水逐渐变得细弱，几乎消失在视野中。鹅卵石上覆盖着一层黄色苔藓，白色的岩石底子若隐若现。高处的石壁上，水滴坠落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这里，便是昌化江的源头，低调而不起眼。

我国水系众多，长江、黄河等大江大河，皆自西向东奔腾入海。然而，昌化江却逆着常规的流向，横贯海南岛中西部，向着日落的方向汹涌而去，最后在旦场村注入北部湾。

旦场位于昌化江下游一个狭小的孤岛，四面环水，进村的唯一通道是一座小石桥。桥面很窄，仅够一辆小汽车勉强通过。桥边立着一块牌子，斑驳的字迹浸透海风的咸涩，提示雨天禁止车辆过桥。在海岛，我曾驶经一些路况比较差的路段，深入黎母山时，轮胎被尖锐的碎石刺破了一个大洞，连修补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报废。眼前这座桥，若在桥上发生意外，不是损失一个轮胎那么简单了。出村迎接的朋友开玩笑说：“如果技术不行，咱们就步行过桥吧。”我把车停在桥边，一行人步行进村。

远远地，便看见了旦场抗日英雄纪念碑。它仿佛将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1939年11月3日，日军进入旦场村，要求村民投降并签署“顺民证”。村民们当即强烈反对。次日，即农历九月二十三日，日军重兵包围旦场村，残忍地杀害了93名村民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九二三惨案”。碑前新供的野菊花沾着露水，讲述着永不褪色的抗日史诗。

村里的房屋几乎都是用珊瑚礁垒砌而成，这些珊瑚礁历经万年形成。房子远看是灰色的，古老的板壁缝里散发出一种地老天荒的气息。屋顶耸立着一只枪筒状的烟囱，烟囱里升起了焦糊而又好闻的干草气味，凝聚成一股灰色烟云。靠近水边的房子，打开窗户，就能听到江水流动的声响。窗户的木条已经变了颜色，仿佛经历了千年万代。

朋友家的房子，用竹篱笆围拢起来，在竹篱笆上开了一朵紫色穗状的小花。宽大的院子，繁茂的藤叶下，挂着一串又一串扁豆。邻居的小黄狗过来串门，它轻捷地推开篱笆门，在院落里转悠了一圈，然后睡在一片金黄的稻草上晒太阳。早春的阳光在小黄狗一明一暗的瞳仁里跳了出来，一下就跳到灰房子红泥瓦的上空。

江边铺展着一片沙滩，白茫茫的土地与江水相映成趣，将村庄安放在三角洲的江心位置。祖先们精心挑选这里作为定居之地，或许是为了倾听江水最后的喧嚣与大海的呼唤。

在一处水潭里，几个男人穿着短裤，向下身子，在水里摸索。其中一个男人扬起手臂，两手間握着一條鰻鱼，浑身披鱗，闪着银白的光。《开宝本草》记载，此鱼可入药，“主开胃，通利五脏，久食令人肥健”。

我觉得自己和眼前这条江有几分相似，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生命力，深处暗藏着激情，虽然历经沧桑却能平静地逶迤前行。纪伯伦说：“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，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。”一条江亦然。

我的出生地距入海口40多公里，在乡村生活的那段日子，我时常在昌化江上下游荡，对这条江了然于心。雪白的江滩一路铺展，江水清澈透明，深处的水面，像一块巨大的绸布，微风拂过，布幅起了褶皱，顷刻之间又平息下来。

昌化江在下游摆脱了崖壑的束缚，变更为宽阔，在绵延中显出摆动的气势。村里缺水，我曾经和母亲担着水桶去江边挑水。打满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沙滩，歇上几口气才走回来。渴了，就直接喝一口。母亲望着夕阳下的江水，发出了一声无以名状的长叹，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太阳正缓缓落山，天空被染成一片深红，远处的树木显出深沉的青黑，江水则铺满了金光，仿佛一条通天大道，连上了母亲凝视的眼睛，夕阳层层浸染她的皱纹。

出海口三角洲，宽阔辽远，呈菱形状，远处的海水和淡水交汇处，延伸着一条明显的分界线，形成绝美的风景，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。

塞萨尔·艾拉曾经说过：大自然被人类的社会性包裹起来了。庆幸的是，这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没有人规划，自然景致中没有嵌入工匠的气味，原先之无依然成为时下之无。在人为与天然之间，我喜欢自然天成，喜欢早先空无荡荡的状态，天趣蕴含其中，难以言说，让人玄思。

岸边聚集了许多游人，他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，举起相机和手机，试图将这美景留住。太阳已经入海，村子现出一片温馨的花影。女人们摆出各种姿势，我看到那些拍出来的影像，带有一种别样的美妙天色。

村子里不再是中老年的留守地，许多年轻人也都回来了。这里成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天地，有人照相，有人经营旅店，有人做小吃，有人卖水果，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。

离村时，桥头的茉莉花开得正艳，散发出一股宜人的清香，旦场渐渐没入一片暮色，珊瑚石墙里的渔火，在恍如仙境的云水间明明灭灭。

一片南方的平川上，辽阔的稻田和无法异化的方言包围着一座小县城，一条河流寂寥穿过，河水像一个毫无眷恋感的旧人，日夜自顾流淌，两岸一边是城区，一边是城乡结合带，散散落落待着，大多是一层的混凝土平房。那是夏天，阳光簌簌洒下来，扑向水泥路面，白晃晃地照着四周，空茫刺目。少年的我，一个身板单薄的中学生，飞快地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赶着去河边一个铁皮报亭买报纸，报亭阿姨认得我：“又有文章登报啦？”我答：“嗯，我要三份。”阿姨有些胖，肉肉的手很快就抽出三份报纸递给我。我一脸汗水，倚着报亭，打开报纸翻找我那篇文章的沙沙声，与阿姨头顶上小电扇的旋转声，达成一种奇妙的混响，这道久远的声音，不知算不算是我的一个文字漫行的记忆。回望，不只是一组镜头，有时候也是一个交代，这份报纸，正是海南日报。我与海南岛上许许多多爱写作的人一样，最初的日子，有她给予的幸运和青涩的温暖，不是等待，仿佛约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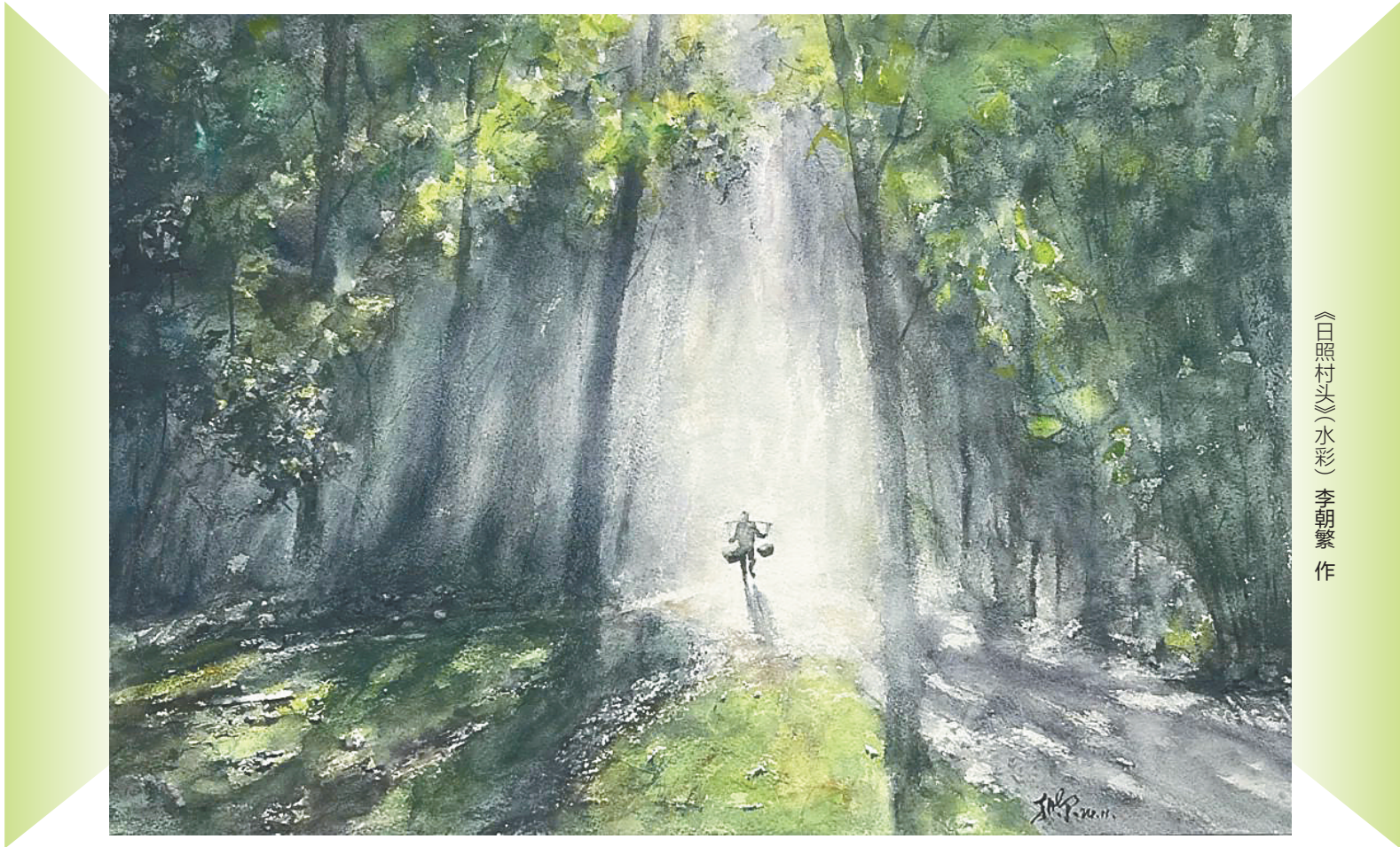
这张报纸终是新闻端，但坚持做文学副刊，名号好像叫过“天涯”，但我记住的是“椰风”，一罐曾经火到孺妇皆知的椰汁也与其同名。副刊此名，清爽响亮，意境也很海岛，风习习，穿过海岸上的椰林，吹拂向远方的岸，这恰是文字飞翔的姿态，多么贴切，多么丰盈。她鲜明伫立，与岁月一起挺进，一直很多年了，至今还是那样雅致温情，一副谦谦君子的面孔，让作者和读者爱着，放不下，担心它哪天就不办了，一错过便成永恒，如轻舟渺去万里。

前面说过，我与海南日报副刊的结缘，其实是

仿佛约定

■ 王卓森

一场年少的独奔山海，山海的尽头就是文学的天空。那时在县中念书，黄色的教室，灰色的校道，池塘边的树上知了一声声叫着夏天，月亮照着花香扑鼻的盘架子树，我们文学社的人坐在纪念民国时期本籍一个北伐英雄的八角亭下，讨论某社员的某篇文章。在这样的校园时光里，我呼吸着梦的空气，书包里往往藏有新买来的文学期刊，中篇小说选刊、小说月报最多，喜欢读这些新鲜的文字，看多了，心痒痒，于是写起作文之外的文字，以为是文学，投稿各处，然后等待，如天晴等雨、黄昏等风，厚道的编辑回信热情，多是鼓励，最先是海



《日照村头》(水彩) 李朝繁作

现在，外婆的老屋应该是空荡荡的了。三年前外婆去世，正逢六月高考。生命的脆弱，不过是一阵风的扑面而来，风吹起沙粒，然后，尘埃缓缓落定。我看着尘埃飞起，我看着尘埃落定，我看着风又吹起另外的尘埃。人生，不过是风里来风里去。我们左右不了风。我们在风里晃晃悠悠。我们像路边的一棵野草，清晨咀嚼譬如朝露的草生；或者像香烟燃起的一缕细烟，在朦朦胧胧中把孤独越拉越紧。

眼泪可以包裹所有复杂的心情。但是就像被水湿润的报纸，心情透过眼泪，终于还是打湿了所有的念想。说好再见。一回头，原来原地等候的门锁已经锈迹斑斑。

外婆屋后的冬青树，一排一排，在四季里逐渐长高。它们又细又瘦。他们大多数时间静默着，好像等待公交车的路人。起风的时候，就是我和外婆坐在门前聊天的时候，我能听到沙沙的声音。风从冬青树里走过来。像一个个故人。我们从不惊讶。也从不在意。我们感到天然的亲切。老屋的能量场是菜肴或者生活用具摆放，还有祖祖辈辈相似的话口吻和生活经历。外婆穿着老式的灰色外褂。朴素慈悲。

有风的夏天，清凉，惬意，适合听外婆念叨家长里短，偶尔一只老母鸡自顾自踱步到外婆脚下，然后噗嗤一声落下去屎，外婆会大喝一声把母鸡赶出门外。母鸡张开翅膀飞奔而逃，一脸惶恐，一脸不可思议，然后悻悻走向远处菜地的一隅。外婆是爱干净的人。她没有专门要求内室一尘不染，但是她要求看得舒心。干净，就舒心。我的母亲一样。我的生活也一样。这是一辈一辈的生活模式。我们无形中的重复，就是在无形中的相互认同。

外婆坐在竹椅子上，摇着麦秸扇子，她会看着远处的池塘突然发呆。然后听到我叫她一声，她的眼睛又明亮起来。她笑着看我。她的微笑，给我足够的温暖和安全感，像投在池塘一方浓浓的树荫。

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。

在我面临高考，最是迷茫的时候，我经常周末绕道去外婆家。

外婆做最可口的菜给我，然后安静地看着我狼吞虎咽。

有一次月考成绩很差，我面对外婆的菜没有兴致。她也不催我吃饭。等我慢吞吞吃了半个小

人生况味

外婆

■ 徐永清



《贤母图》(国画) 康震作

时，她起身，端起菜盘子，然后说，我去热一下菜。我知道，所谓的爱，不是问要不要，而是坚定地说我来做。

外婆知道高考给我的压力，她的关心表达，不在言语，而是一道道外婆家的菜，藕片炒肉片，酸菜炒竹笋，梅干菜蒸肉，自家腌制的萝卜干等等。我看着外婆端上来的热过的冒着热气的菜，眼泪掉下来：外婆，这次考试考砸了。

外婆还是一脸慈爱的笑。就像看着一片长得东倒西歪的菜地。

没事，菜地荒不了，翻翻土地，再撒种子。我后来看到，只要邻居们看到我，问起我的成绩，外婆都笑着说，我外孙，我知道，肯定考得上。

对我始终坚信的，是外婆。我从来没有问过她，为什么不说我几句不好好读书的话。

我这么问她，她肯定生气。因为，认定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就像她打出去的麻将牌，打出去了，自己认。

她有一次问过我。想考去哪里。

我说没想好。

她说，走出去就好。你自己多点胆识。但是要走正路。歪歪斜斜的路，咱不走。

我问她，你最远去过哪里？

她说，就在本地，从来没有走出过县城。现在时代真好，有能力走多远就多远。

外婆很少和我表露内心的不开心。她会点评远远近近那些上进不上进的人。她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醒我，珍惜青春，做一个有志气的人。

我高考那天，外婆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咸汤圆。那天的夜晚繁星点点。我和外婆坐在门口乘凉。外婆说，要考了。我说，要考了。她说，尽力就好。不多想，必中。我说，不多想，必中。

夏夜蚊虫多，外婆在蚊香的烟雾里和我说起曾经的日子。她没受过苦，她看到很多受苦的人。她说她投胎好，她的父亲有能力养活一家子，父亲还特别疼爱她，从来没有骂过她。她经常和父亲坐在门口，就像我和她这样并排坐着。父亲慈爱地笑着看她，然后看着星空，聊起旧人旧事。

她说，父亲话不多，父亲讲得最多的，就是人要活得心无挂碍。

我把外婆父亲的话写进了那年的高考作文里。

小字一组上的五声音阶

(外一首)

■ 萧纬

一

诗歌呵

我的干涸源于我的委屈吗

藏在一朵云那里

词语的雨水下来吧

我恳求天才的雪花打到身上

二

朦胧，正是另一种清晰的凝视

这样的机会留给了——蓝

蓝，弥漫时，我看见大海

献出了它的姿态

三

日子呼喊

还是一片苍白

我画大海

如果浪开始歌唱

勾起母语之声

此刻，自然是腔调

四

太阳缝制大海的行装

如此盛大

光，它愿意披挂上阵

让风暴去盘弄甲

五

我倾情大海的天赋

蘸一片月光的才情写诗

沙滩铺开银色的纸

天亮后

潮汐却读出金色的韵律

●果实

在岁月深处

我看到一颗

被季节淘汰

却又重生的无花果

它的幸运，缘于它的不幸

世上每一种结果

都不偶然

天与地的允许

自是瓜熟蒂落

但也有例外

从干涸、虫虐

或濒死里走险

生命的恩典

在看不见的地方改变

怀着怜悯

我看到一颗

被遗弃却重生的无花果

面对它

再多的同情也显得廉价

我欠它一个深深的致意

海岛上的陶瓷片

■ 倪俊宇

婀娜莲花，自海风中

摇曳而来。有

鱼鳍划动时光的波纹……

在小岛烙上火痕的

砖块旁，我触摸到

岁月的沧桑。

印着唐宋手痕的陶瓷片

青白釉、白釉、青花……

在砂砾间，闪烁

不灭的光泽。摄人眸光的

陶瓷残片，这些

千古不变的文字，演绎着

许许多多鲜活的情节

透过阵阵海风背面

我看到，有燃旺

捕捞日子的灶火在闪动

先人们餐饮的曦光或月影

我听到，帆影锚声间

琼腔粤调的号子与渔歌

在深情地生动着

历史烟尘中的晨风夕雨

。

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